

与美好事物的不期而遇,就像有道光照亮了灵魂,美女、美景、优美的音乐舞蹈、无私的援助、醍醐灌顶的至理名言,就是一道道耀眼的光芒。还有美食,更容易被感知并不时搅起欲望的涟漪。

读小学三年级那年,二哥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沪探亲,带我去淮海中路逛书店,又在复兴公园转了一圈,出了北门就来到斜对面的春园点心店。看到包子出笼,二哥便用阿凡提式的语调说:“啊,白面馒头!”而后一人一只大快朵颐。一口咬破喧软的面皮,滚烫的黏液淌在手上,赶快将小嘴凑上去吮吮,哇,甜得心尖尖打战。馅心居然是石榴籽般地挤作一团的猪油丁,晶莹剔透,不含杂质,咀嚼时仿佛还能听到牙缝里吱吱爆浆的声音。我问二哥这叫什么馒头,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小木板,上面写着“水晶大包”四个字。

春园跟街头大多数饮食店相似,规模不大,装潢简朴,外挑一个灰扑扑的帆布雨棚,摆出柏油筒装的煤炉和工作台。鼓风机嗡嗡作响,师傅们情绪饱满地劳作着,一格格笼屉叠得比人还高。蒸汽从笼屉的缝隙咝咝喷出,收银台前排队的顾客掩映在一片白茫茫之中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我向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小木板,上面写着“水晶大包”四个字。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我向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小木板,上面写着“水晶大包”四个字。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洗漱完毕,已近夜里十一点,睡意全无,趴在馆窗门口朝大街上看,大雨如注,疾驰而过的车辆在街上溅起水花,车灯和路灯放出的光被大雨搅碎,像烟花一样伴着雨水四处飞,我的思绪也四处飞,忽然想到王德清。

怀念一只水晶大包

沈嘉禄

一口他一口地投喂着,最终被孩子咬疼了手指,夸张的一声尖叫引发了大家的微笑。阳光下的温馨一幕被我刻录在记忆中,也是那个时代的鲜明注脚。

等我进了中学,视野渐渐打开,常约同学去复兴公园拍照或去二医大游泳,也有数次去春园解馋的经历,鲜肉中包、小馄饨、阳春面,样样好吃,不过吞噬一只水晶大包的愿望终未实现,它总是在我们抵达前被售罄。中年以后与朋友提及春园的水晶大包,都会引爆口水汹涌的共鸣。纯爷们一致认为:即使血糖嗖嗖飙升,也必须来一只。

就是,真正的国民小吃,自带一种让人赴汤蹈火的魔力。我甚至认为刘海粟旧居离春园不到30米,海老肯定不会错过这只水晶大包。

三年前在黔香阁虹桥店意外吃到了一款云南小吃——破酥包。刚好有一位昆明厨师来沪交流,顺便露了一手。破酥包用老酵发面,揉面时加熟猪油,累压起酥。馅心分甜咸两种。甜馅有云腿、肥膘、白糖、蜂蜜、白芝麻等,笼屉内铺一层松针,大火煮熟。咬开面皮,也能看到石榴籽般挤作一团的水晶状肥膘,白



红叶珍禽图

(中国画) 林健

芝麻有点多事,但不讨厌。甜中带咸,咸不压甜,破酥包因此也叫糖腿破酥包,仿佛对应着昆明“曾经阔过”的风云际会。刚出笼的包子又油又烫,小孩子可能拿不住,包子落地便碎,“破酥”二字由此而来。这当然是传说,但传说总是不胫而走天下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昆明的吃食》一文里写到了破酥包,“吃是很好吃的,就是太‘油’了……这种包子吃不了几个,而且必须喝很浓的茶。”唐鲁孙先生有篇文章专写旧上海饭店,提到了云南馆子金碧园,特别赞赏他家的汽锅鸡、豆豉鱼、干巴牛肉,还有破酥包:“……破酥包子做法特别,包子外皮层多皮酥,大受一般吃客的欢迎。”

无论形态还是味道,破酥包与水晶大包好比天各一方的兄弟。春园的水晶大包难道是金碧园的流绪?也有餐饮界老前辈告诉我:复兴公园北门的浩而精最早开在麦赛尔蒂罗路(今兴安路),最早卖过云南菜。上海人把所有包子都叫作馒头,唯有水晶大包没换过身份证,它从哪里来,不难想象。

前不久我去思南公馆参加一个活动,中午推掉饭局,想去春园重温一下青葱岁月的感觉。

秋阳下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,店招成了春园·四如春,一个小圆点加一前一后两个“春”字,意味着两家老字号的合体。门面装潢一新,浅浅的豆绿色欲与复兴公园的生态相呼应。走进店堂,室内布置还是那么局促,八张小方桌靠墙安排,还有一张桌子干脆拗成L形,与墙角无缝“裁缝”。

站在收银台前不免眼花缭乱,各种浇头面、盖浇饭、大小馄饨、八宝饭、三鲜烧卖以及白领套餐……居然有四十余种。还有牛肉煎包、牛肉锅贴和咖喱牛肉汤,过去是专供特定群体的,我老家附近的八仙桥就有一家做得相当地道,大世界对面的转角上也有有一家,黄金市口,生意超好。入秋后他家还有一锅一烧的肉丝菜汤面,也睽违多时啦。

请问你们有水晶大包吗?没有。

我要了一碗焖蹄面外加一碟辣酱,有相当厚度的这块焖蹄翻到碗底,焗一下更加酥软滑润。德兴馆的焖蹄因为肖战的一句台词

“郴州,这座林中之城,活力之城,郴州之城。”我又在手机记事本里这样写道。

几个月前,到云南元阳一游。晨雾中,走向梯田的男人,扛着铁锹,挺拔伟岸的背影,俨然一幅水墨画,朦胧中,仿佛穿越千万年。此刻,感觉他就是大山,千年梯田,就是由他们挖凿的。一阵激动,也拍了照片,记下了文字。

来到阿者科自然村。看到背木柴的老妇,一大捆木柴压弯了她的腰。看那重重木架,稳健脚步,感觉在这里,人就是山,山就是人,人们的精气神与大山的壮美融为一体,手机上又多了一行字。

午后,速速走上多依树观景台,不想,眼前一片迷雾,什么也看不

阳台的铁栏杆被午后的太阳晒得有些发烫。我搁下笔,一抬头,便望见了那朵云。

它孤零零地悬在东南方的天空,说不上是哪种形状。它的边缘被风吹得散了一些,像是一小撮新絮,松松软软的,好像随时都会融化在那片没有底的蔚蓝之中,它不急,就这样待着,慢慢地、从容地变换自己的姿态,这一会儿像搁浅的船,那一会儿又变成慵懒的猫了,我的心也随之悠悠地荡了起来。

那些无心的云,却让我想到许多“有心”的事,书桌上的摊子是永远远不顺的日程,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是期待回复的消息,我们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鞭子赶着,在一条轨道上飞驰,怕掉队,怕标新立异,又算计着得失、盘算着利弊,一颗心被磨得很细,也很粗,好像沾了灰,早就没有原来的光洁。

那云,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全凭风的意思,但好像也有它的意思。它从不在于一个形状上执着,浓时酿一场甘霖,薄时做一时的逍遥。古人说“云无心以出岫”,那种自在不是懒散,是跟天地一起呼吸的坦然和洒脱。

我记得小时候夏日的草垛就是最好的看云之处,我们几个孩子四仰八叉地躺着,争论着那朵云像马还是像船。祖母坐在旁边摇着蒲扇,笑咪咪地看着我们玩闹,说:“云走得慢,人的日子也过得慢。”我当时并不懂,只觉得天上总有看不完的戏法。现在想想,日子过得像赶



而起蓬头,互联网时代跟风消费的狂热令人瞠目结舌,他家的焖蹄则闷声不响,以皮糯、肉酥、形美、味鲜的标准熨帖“肉祖宗”的执念。

等我吃完面,顾客蜂拥而至,排队的年轻人在门口谈笑风生。我问在店门口招呼顾客的店经理:“你们家还会做水晶大包吗?”

他愣了一下,将我引向店门右侧的一扇小门:“你看,当年有两位老师傅是专门做水晶大包的。深更半夜要给发酵中的面团翻身,天不亮起来揉面、摘剂、裹馅、上笼屉蒸,十分辛苦,他们干脆就住在这间小屋子里了。馅心也很有讲究,要用白糖腌制十五天的猪油丁,否则不会有亮晶晶的透明感。随着物资供应的丰富和饮食理念的改变,水晶大包于上世纪90年代初退出市场。现在……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。”

怀念老味道,其实并非要刺激休眠已久的味觉记忆,而是希望在加载了美好想象之后重返特定场景,再次定义我们的人生。

不到。我刚转身要走,云雾移动了,像徐徐拉开的帷幕。远处,云雾缭绕下的山寨、梯田,真是从未见过的美,壮观、俊秀、飘逸。不过好景不长,下一辆大巴游客上来时,天空下起雨来,眼前又是烟雨朦胧。可谓景色好像有仙气,观景靠运气。看着后来者没

欣赏到美景,一脸没劲的样子,又感叹,人看风景,或许风景也看人,能有幸看到难得的美景,又是一番窃喜,我自然又是笔录记下。

晚饭后,山上住宿的新都酒店隔壁开餐馆的住友,竭力推荐散养的山鸡。他说,现杀山鸡,放焖烧锅炖,前后半小时,就可以吃。这着实让人心动,再说价钱也不贵。没多久,一大盆鸡肉上

集一样快,再也找不出一个长长的午后,一心一意地看一朵云的演出。那份属于云的,也属于童年的闲适心境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成了最奢侈的东西。

办公室里那盆被精心照料的绿萝,它的叶子总是规规矩矩地朝着有光的地方长,它美观,但那种美观是有预设轨道的。窗外那一朵野云就不是这样,它的美在于自由自在的生命姿态,它不为任何人欣赏而存在,也不因为任何事停留才存在,它只是存在着,自足着,圆满着,或许这才是“活着”最动人模样——既不对他人

眼光妥协,也不对虚妄目标倾尽全力,而是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样子。

暮色慢慢合拢过来,那朵云终于褪掉样子,和青空融为一体,再也无处可找。它往哪里去了呢?我不知道,但它好像在我心里留下点什么。

苏轼写过:“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”,我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烦恼或许就像那些短暂的乌云,而生命本来的样子,那种洒脱、自在、安宁,才是那片永恒晴朗的天空。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,也许不是要驱散所有的乌云,而是要学会像云一样自由地蜷缩伸展,不被形状束缚。

夜色微凉,我收回目光。书卷依旧,琐事依然,心下却仿佛开阔了些。明日,或许我该多抬抬头。

走进陕北北路服装店,端坐一隅的老板,用亲切的沪语示意我慢慢挑选。

指尖拂过一件柔软亲肤、设计简约的米白色衬衫,窗外一缕清冽的香气,悄然漫入。抬眼望去,那棵熟悉的百年香樟,伫立在后窗外,枝叶舒展,浓绿遮天,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去了童年。

小时候住南京西路,外婆常牵着我的手,沿着梧桐浓荫走到陕西北路。那时还没有这些精致小店。弄堂口的老房子,错落有致,这棵香樟便是最鲜明的标记。后来,这条街渐渐热闹起来,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店铺。这棵香樟始终坚守在原地,任凭周围的风景更迭,树干愈发苍劲,树皮上的裂纹深了又深,枝叶依旧繁茂,樟香也依旧清新。求学、工作,随后旧居动迁,终是别了熟悉的风光。路过陕西北路的次数,越来越少,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想起这缕独特的香气。

站在明亮的店堂内,窗外的香樟与店内的罗衣美学奇妙交融。试穿新衣,目光不自觉飘向那抹浓绿,仿佛看到儿时的自己和伙伴们,坐在香樟树下,望向蔚蓝的天际;外婆的笑声顺着樟香飘来。店员笑着问我是否喜欢这件衣服,我点头回应,心中满是感慨:时光改变了街道的模样,带来了新鲜的风光,可有些东西从未改变。走出服装店,我特意绕到香樟树下,抚摸着它粗糙的树皮,就像问候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。樟香依旧浓郁,穿过喧嚣人潮,直抵心底柔软角落。

那些童年的时光从没有真正远去,它们藏在香樟的枝叶间。一缕香气,便能瞬间将其唤醒。香樟始终在这里,用清新香气,守护旧时光里的温暖。那些与樟香、外婆、童年相关的回忆,也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。让我在步履匆匆的当下,寻得一份安宁与暖意。

南京西路的街道,早已换了模样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商圈愈发繁华,而陕西北路上的香樟,依旧坚守在原地。最动人的怀念,从不是刻意追寻,而是藏在熟悉的风光与味道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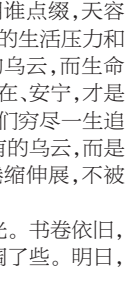
桌,味道果然鲜美。细细品味,鸡肉鲜香,有点嚼劲,这是之前从未吃过的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,陆文夫在《美食家》里有这样一段言语:“过去一只菜,叫活炒鸡丁,从杀鸡到上菜,只要三分多钟,那盆子里的鸡丁好像还在动哩!”食材越新鲜,菜味越美好,我又用手机录下,也成了自己当下买菜、烧菜的提醒语。

近年来,我时常外出旅行,也养成随行随记的习惯,日行千字,成了标配。每次旅行回来,都有洋洋洒洒几千的文字。回看这样文字,感觉新鲜有味,似乎裹挟着当时的情愫,闪着瞬间的灵光,实属不可多得。这行走的文字,自然让我想到了元阳的山鸡,越新鲜,越美好。



边看边聊

樟香旧忆



边看边聊

樟香旧忆



边看边聊

樟香旧忆

七夕会

七夕会